

时事社报道《三木总裁会见记者》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题：三木总裁会见记者

当选为自民党新总裁的三木武夫，从四日下午二时起在党总部举行了就任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

一、为了度过今天的困难时局，离开国民的理解与合作将一事无成。为此，要倾听舆论的动向，推行政治。

二、我想要尽快地确定党的三领导。不过，由于同遴选内阁成员有关，所以要在指名为首相后、遴选阁员前夕决定党的三领导。

三、两院议员大会后，我去私邸拜访了田中，他非常健康。他说，“为了早日填补空白不惜给予协助”，并鼓励说：“希望好好干！”

四、总裁本人若没有作改革的猛将的决心，就无法进行改革。自民党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得搞选举，因此，长此下去是不得了的。没有危机意识，在现状下就搞不了。那也将伴随着牺牲。眼下，我想党员都同样感到危机。我以为，不靠派系的力学选出了总裁也是这种危机意识的反映。今后，客观形势与过去不同。至于从何处着手，如同就职讲话所说，就是“公选总裁的应循原则”。

不要只是依靠自民党闭关自守社会的派系力学，而是要把万恶之源的公选状况改变成反映民意的总裁选举。

五、募集政治捐款及其使用方法，也是国民批评自民党同财界勾结和搞金权政治的根源。我想将来对个人提供捐款是理想的。

六、再有一点，就是要改变花钱的选举状况。不打破政治受金钱支配的现状，就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要对腐败的选举开刀。

七、我未曾自己要求取得总裁的地位，但改善党的素质是我的愿望，我也有相应的草案。明天早晨我将会见椎名副总裁，要求副总裁留任。我想，请求椎名调查会研究我的草案岂不更好？希望把我的个人方案作为研究的基础。

八、规定公选总裁的问题是大大问题，我想作出决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依我的想法，要赶上一月的党代表大会。我本人在同椎名副总裁举行会议时曾说过，在下次总裁选举中不妨经受洗礼，但我想这会造成长期稳定的发展路线，确保社会公正，推进救济弱者的措施；（二）就当前的紧急课题起用在经济问题上具有见识的人出任阁僚，即使接连几天不休，也要对政策进行协商。

关于解散派系，三木总裁说：（一）想在一月的党代会上修改作为根本问题的总裁公选章程；（二）不想承认

党详细加以研究。

九、对于政治资金，应规定一定的限额，并有节制。但是，政治活动也要花钱，因此，若是对个人提供支援，就丝毫不需要改变现状。不过，对此也会有种种问题，所以请党以我的草案为基础充分进行研究。

十、池田内阁时我就在调查会会议上作了取消派系的答询，赞成取消派系。但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问题在于没有对产生派系的根本原因开刀。最大的原因就是公选总裁的应循原则，对此应该彻底地动手术，加以改革。否则，纵然形式上取消了派系，自民党也不能凝成一体，团结起来。不是形式上，而是实质上取消。为此，就要拿何以引起派系这个问题开刀，认真地改善素质。

十一、对于改革选举制度，只考虑自民党的想法不是光明正大的。至少也要取得第一个大在野党的谅解。现在立即搞小选举区制，从今天的形势看是困难的。我没有那种想法。

十二、我是建党以来第一个不依靠派系力学产生的总裁，也不按派系大小安排人事，想起用对克服这个最大危机有热情和活力的人。这次的人事安排，按照

五方会谈决定的原则，拟不从本派出任干事长、经理局长和财务委员长。

十三、通货膨胀问题是本届内阁最大的课题。想在国会上接受首相指名之后，充分听取其他阁僚的意见，然后再陈述见解。

十四、关于公开资产，在美国等国设有这样的制度。日本采取什么方法好，要进行研究。作为我本人来说，有公开的想法。

十五、要保卫日本的议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必须分担责任。

党首脑会谈过去是过于仪式性了。今后有必要举行更轻松的会谈。尊重在野党。因为在野党背后有许多支持在野党的国民。自民党不能自以为是。

十六、（针对希望就廉洁的政治表明具体的办法这一提问）需要有轮廓。仅靠我个人的想法不行，还要在党的机关研究。今天的“这样下去不行”这种危机意识是建党以来最大的。按惰性行事是容易的，但按惰性搞下去将会走向何方则是显而易见的。不是我自己当选或落选的问题，而是使日本的政治闹出笑话来。我们也希望支援。光我一个人猛干也不行。还需要党内全体都说“是那样”才行。椎名副总裁说过“要以（不惜）解散党的决心进行改革”，不以这样的气概来干是不行的。

十七、最可怕的是舆论的动向和人心的动向。

说只有自民党才能干得了是错误的。眼睛不要只看派系或党内，要眼睛向外，不同国民在一起，搞成一个开放的自民党是不行的。群众是可畏的，瞧不起是不行的。群众，我有切身的感受。我要接受国民的勉励。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自民党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于四日中午全体一致决定三木武夫为第七届总裁。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自民党四日上午在党本部召开干部会，听取了椎名副总裁关于推荐三木武夫为新总裁的“椎名裁决案”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了这一报告。

【本刊讯】东京十二月四日消息：新任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今天在众参两院自民党议员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就任讲话，全文如下：

我在各位的推举下，决定接受自民党总裁的重任。

我将根据三十七年的政治经验，决心不折不扣地竭尽全力接受这一任务。

当然，当前的危急的局势，由我一个人是度过不了的。如果没有各位举党一致的协助，这个危急的局势是度过不了的。我在此谈一下作为总裁的信念，以得到各位的理解和协助。

第一，最重要的是对（自民）党进行大胆的改革。这就需要对选举总裁的做法、政治资金的募集和使用的方法以及现行的选举的做法，施以根本改革的手术。如果我们不纠正自民党的姿势，怎样能对国民具有说服力呢？我已准备了三木方案，作为讨论的基础。

第二，是怎样来解决当前通货膨胀和萧条同时存在的最大的政策课题。这个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但是，我决心认真地对待这个困难问题，以期实现社会的公正。

第三，是与国民疏通意志。我想以完全正直和讲真话的态度，得到各位国民的理解。但是，我也许会请求你们做不受人们欢迎的事情。但是，我决心绝对不推行虚伪的政治。

第四，是国际协调。当前，我们与要求节约石油的国际舆论实行协调，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日本不应当把它作为与产油国家实行对峙的手段，而应当站在人类的立场。

第五，对于保守党和革新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形势，自民党怎样予以对待？我决心不采取对峙的态度，而采取对话的态度，来建立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有节制的关系。

以上是我的信念。我希望在各位的理解和协助下，度过自民党面临的战后最大的紧急的局势。

时事社报道

《三木拜访众参两院议长》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题：三木拜访众参两院议长

自民党的新总裁三木四日下午三时到众议院议长公邸拜访前尾议长。拜访时，三木表明了这样的决心：“想竭尽全力解决通货膨胀和物价等问题。”前尾议长对此给予了鼓励。

接着，三木总裁拜访参议院议长河野。

会谈时，河野议长

三木就任自民党总裁时发表讲话

日本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一致决定三木为总裁

勉励说：“只要看舆论动向，并与之联系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希望你鼓起勇气干。”而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椎名提名是为了改变自民党的形象，所以，希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以此为基准。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要廉洁。”对此，三木总裁回答说：“要那样做。另外，关于人事安排，不急于求成。”

时事社报道三木会见该社政治部长的谈话

《三木总裁说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题：三木总裁说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自民党的新总裁三木四日下午在党总部会见了时事社政治部长，历时约一小时。在被指名为首相之前就新内阁的政策方向、解散派系和外交等表明了见解。

在会见中，三木总裁认为新内阁的最大课题是制定通货膨胀对策，并说不打算出访。三木

说：（一）要名副其实地改变为长期稳定的发展路线，确保社会公正，推进救济弱者的措施；（二）就当前的紧急课题起用在经济问题上具有见识的人出任阁僚，即使接连几天不休，也要对政策进行协商。

另外，关于外交，三木总裁认为要促进已经开始谈判的日中友好和平条约，说这同恢复日台航线可以同时进行。关于石油问题，三木总裁说，采取消费国同生产国对抗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同时说，要实现中东和平，必须依靠有实力的美国，期望美国作出努力。

法新社《勃列日涅夫访问：缓和与合作是会谈中心》

法报文章《勃列日涅夫想使德斯坦同意迅速举行最高级会议以结束欧安会的主张》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三日电】题：勃列日涅夫的访问：缓和与合作是会谈的中心问题

爱丽舍宫发言人格·博尚，在德斯坦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会晤的前夕指出，勃列日涅夫的巴黎之行与法苏缓和和合作政策有关，这将是各种形式表现法苏合作的机会。两位政治家可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和谋求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博尚还说：“这次会晤是包括欧洲最高级会议、德斯坦同福特总统的会晤在内的一系列会晤的开端。这是有象征性意义的，因为这一系列会晤表明了法国在国际协调中的地位，体现了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立、独特性和平衡。”

没有为这些会晤规定任何议程。但是，爱丽舍宫发言人认为，极可能谈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将提到第三个篮子中关于人员接触和情报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法国既不想猛烈攻击苏联的主权，也不想攻击它的经济观点。关于会议第三阶段的级别问题，法国原则上不反对

对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但是，法国认为，“会议级别的确定最好视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而定”。至于这次会议的结果，尽管俄国人希望建立一个常设组织，但是，法国认为，这将取决于将缔结的协定的执行情况。

博尚说，还将讨论近东问题。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三日电】题：法苏最高级会议：朝向重新推动经济和政治合作

由于本周将举行法苏最高级会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便将完成三次会谈中的一次重要会谈：在一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他在莫斯科会晤了施密特总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晤了福特总统，现在在朗布伊埃会晤德斯坦总统。

因此，勃列日涅夫将同西方领导人恢复由于今年四月到八月间他的缓和政策的三位主要伙伴：蓬皮杜总统、勃兰特总理和尼克松总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中断了的个人联系。

目前的会谈在经济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两年前，德斯坦作为经济和财政部长曾亲自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法苏合作十年协定。目前的最高级会谈主要将回顾主要合作计划，并给予准备实施的计划以新的推动。

【本刊讯】法《世界报》十二月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想使德斯坦同意迅速举行最高级会议以结束欧安会的主张》，摘要如下：

争取法国合作使日内瓦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解冻，并以召开“最高级”会议而结束：这似乎是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之前所定下的主要目标。他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已向他的谈判者下达了新的指示。因为，对于总书记来讲，时间是紧迫的：由于一些不取决于苏联的原因，苏联定要在一九七五年底之前结束会议。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很简单，因为在明年将要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召开共产党全欧会议，而好几个“兄弟党”明确表示，它们只有在安全与合作会议结束的情况下才来赴会。

这样，人们就更能理解勃列日涅夫的不安了，因为法国在已准备接受“结束最高级会议”的国家和那些死抓住一些原则（他们无论如何没办法使人遵守这些原则）的人之间居于一种关键性地位。据消息灵通人士的消息，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从福特那里探索了美国的立场。白宫的头脑可能已回答说，像尼克松一样，他准备同意召开“最高级”会议，但应由总书记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必要的额外支持。

这并不是说勃列日涅夫去法国无任何王牌。苏联领导人并不无视西方世界的、具体说法国的经济困难。他们也不无视德斯坦正窥视着一切可能向法国工业订货的国外市场。为了使事情说明白，《真理报》还强调了法国经历着“复杂和困难的时期”。它又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这种复杂的形势，必须同苏联进行更广泛合作的主张已深入到越来越广泛的各舆论阶层和国家领导集团中了。”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三日电】题：德斯坦今天在巴黎会晤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两位首相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两位首相——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和英国政府首脑威尔逊，今天将在巴黎会见德斯坦。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三日电】爱丽舍宫宣布，法国总统德斯坦和英国首相威尔逊于今晚十一时结束了他们在一次工作晚宴上的会谈。法国外交部长索瓦尼亚格在会谈后说，议程包括将要在十二月九日和十日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最高级会议期间提出来的所有问题。

索瓦尼亚格、英国外交大臣卡拉汉和英国驻法大使爱·汤姆金斯参加了会谈。

他又说，他们讨论了欧洲共同体的机构、欧洲和世界经济问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三日电】这里的政府人士说，德斯坦总统今天同西德总理施密特进行了电话会谈。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三日电】廷德曼斯在同法国总统举行会谈之后，在英国大使馆会晤了威尔逊。英国人士说，两人就欧洲问题，特别是即将举行的政府首脑的最高级会议的问题举行了“十分友好”的会谈。

法新社报道《德斯坦—勃列日涅夫会谈计划》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三日电】题：德斯坦—勃列日涅夫会谈的计划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共和国总统德斯坦于十二月五、六、七三日在朗布伊埃和法国总统可能还要向别墅的“工作”会晤

英人士说英法首脑讨论了共同市场机构、欧洲和世界经济问题

法新社《德斯坦会晤共同市场的两位首相》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二月九日一期(提前出版)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对美国的直率讲话：西德总理施密特访问记》，摘要如下：

五十五岁的施密特在欧洲和美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作为政治家闻名的，虽然在他于一九七四年五月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总理以前曾担任过三个内阁部长职务(国防、经济和财政)。他是西方联盟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主张西德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他对东西方和缓的热情是有限的，并拒绝以低利率向共产党国家提供信贷。

在华盛顿与福特总统会晤的前夕，这位西德领导人与本刊波恩办事处主任黑格尔进行了谈话，坦率地阐明他的国家和美国所关注的严重问题——通货膨胀、石油危机、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军备控制、美军驻欧的必要性。

问：施密特先生，你认为你将与福特总统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答：这实际上是一套问题：与世界经济在目前的结构危机有关的一切事情。这包括通货膨胀这个老问题，在石油价格暴涨之后出现的一些不那么老的问题，贸易条件的改变，在世界各地的国际收支情况中的巨大改变以及其国际收支由于危机而受到严重打击的若干国家日益增长的失业率。

问：只是涉及德国和美国的那些问题怎么样呢？难道它们在目前不是非常重要的吗？

答：我认为并无必要由福特总统和我或者由基辛格国务卿和根舍外长来解决的任何双边问题。我们必须讨论的是世界范围的和多边的问题，但不仅是经济的。还有关于日内瓦的安全与合作会议、中东问题及其它问题。但经济局势将起最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文章

《对美国直率讲话：西德总理访问记》

要的作用。

问：西欧正在走向“不满的冬季”——通货膨胀、失业、甚至政治骚动——吗？

答：你已在某些欧洲国家看到了某种政治骚动，但在德国还没有——迄今为止没有。是的，在欧洲的某些部分，冬季可能变得很困难。事实上，一九七五年全年对我们当中的某些国家来说可能变为非常困难的一年。在某些地方，你所谈到的“冬季”可能在来年的全年持续下去。

问：你对于美军可能自欧洲撤退是否担忧？

答：不，我并不担忧。我认为，保持欧洲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是符合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的最大利益的。因此，我并不认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会单方面减少其驻欧兵力。另一方面，我毫不反对西方和东方共同均衡减少部队。你知道，这一点正根据四个字母M B F R（共同均衡裁军）进行谈判中。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持续了好几年，到现在为止，还未超越第一阶段。因此我得出了结论，更复杂的共同均衡裁军将需要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并不是说它要失败。只是需要耐心而已。

问：你预料会出现世界性的萧条吗？

答：如果由于各国政府不能互相合作而发生世界性萧条，那么它的形式也将与人们记忆中的三十年代初期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式大不相同，那次危机的发生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因和因素。

但是，我还认为，经济合作——经济地位重要

国家的政府和议会的经济行动协调一致——可以制止你所说的萧条，或者至少可以把它限制在所谓衰退的范围内。但是，世界性衰退显然已经来临。

问：还能采取行动来防止衰退发展为真正的萧条吗？

答：极其重要的是在石油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即消费国同生产国进行合作。这就是说，在弥补国际支付逆差方面进行合作。

问：你对中东事态发展怎么看？

答：很担心，因为我并不认为，为维持停战并进而使之变为“和平共处”——如果我们用这个字眼的话——所作的努力，目前有使我们感到乐观的理由。

问：你为什么在就职后那么快就决定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

答：首先，这次访问是对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一次访问的回访，当时他曾来到波恩会见勃兰特总理。其次，我觉得亲自会见勃列日涅夫先生和柯西金先生是可取的。

我还认为，他们也要亲自认识我。双方都希望得到关于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的保证。实际上，双方在莫斯科都作出了这种保证。

问：同俄国改善关系是否使德国在贸易上得到好处？

答：没有，迄今还没有，而且今后若干年不会有。如果你看一下统计表就知道，我们同苏联的全部贸易还不到我们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因此，我希望，任何人都能了解我们不是为了使贸易比美国有所增加而追求缓和政策的。

你们不象关心同另一超级大国维持和稳定战略的均势那样关心贸易。我们也是关心稳定就欧洲而论的形势。这是主要的原因。

外电报道 两位被拘留的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导人曾去赞比亚

尼雷尔和哈马去赞比亚讨论非洲南部局势问题

【德新社卢萨卡十二月三日电】据今天这里获得的可靠消息说，两位被拘留的罗得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在上月飞抵赞比亚进行秘密会谈，然后返回罗得西亚，回到他们被拘留的地方。

这两位领导人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主席恩科莫和敌对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西索尔。

这些人士说，第三个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运动——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主席穆佐雷瓦大主教也到卢萨卡进行了会谈。

这些访问的消息，再加上赞比亚、南非和罗得西亚之间举行高级外交会谈的消息，增加了人们这样的希望：打破罗得西亚制宪僵局可能为时不远了。

据信，穆佐雷瓦主教和恩科莫大约是在十一月八日乘专机飞往赞比亚的。

他们在卢萨卡总统府同卡翁达总统、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博茨

瓦纳领导人赛雷茨·哈马举行了会谈。

这些人士说，参加会谈的还有莫三鼻给民族主义运动——莫三鼻给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

西索尔于十一月十三日飞抵这里，他同卡翁达总统会谈后继而飞到坦桑尼亚，同尼雷尔总统进行了会谈。然后，他返回罗得西亚被拘留地。

罗得西亚领导人史密斯放出这两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前来赞比亚进行会谈这样一件事，增加了这里的政界人士这样的希望：朝着罗得西亚的和平解决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人们还认为，能够让两位被拘留的民族主义者出来并把他们送到以前曾被看作近乎于敌国的国家，然后又让他们返回被拘留地这样一件事，表明在南部非洲出现了一种相互信任的新情绪。

这里的人士说，看来，就罗得西亚制宪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

道路目前可能打开了，这次将包括所有有关各方举行圆桌会议。

【路透社达累斯萨拉姆十二月三日电】总统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在最近同罗得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进行的秘密会谈中的关键人物尼雷尔将飞往卢萨卡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发言人说，尼雷尔总统将就非洲南部局势问题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进行磋商。

【法新社加贝罗内斯十二月三日电】据正式宣布，博茨瓦纳总统哈马今天乘飞机离开这里去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他将在那里同卡翁达总统举行会谈。

【法新社索尔兹伯里十二月三日电】可靠人士说，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三名高级官员同两个罗得西亚政府官员到了马拉维。

这些人士说，他们将讨论召开罗得西亚宪法会议的地点，会议可能在年底前召开。

其他的事态发展

是，伦敦外交部宣布，最近在英国首都就罗得西亚前途举行了两次会谈，有英国、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的代表参加。

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发动新的外交运动的倡议是赞比亚提出来的。

这里的可靠人士说，卢萨卡会议讨论了非洲民族主义者关于宪法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最低限度要求。罗得西亚问题是以九年前这里少数白人单方面宣布独立开始的。这些人士说，会议还讨论了非洲游击队在举行宪法会议之前实行可能的停火的问题。

伦敦消息灵通人士说，大概是南非总理沃斯特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说服罗得西亚总理史密斯暂时释放了这些人。

几个月前，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本来会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人们认为，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是葡萄牙非洲帝国垮台的结果。

天结束在这里的访问时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没有提南斯拉夫对以色列存在的一贯支持。但是消息灵通人士认为，铁托提醒阿拉法特，威胁以色列存在的事态发展，将有导致一场世界战争的危险。

【中东社的黎波里十二月三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以及陪同他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领袖哈瓦特迈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今晚从贝尔格莱德到达的黎波里对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进行访问。

阿拉法特发表声明说，这次访问中将要与卡扎菲和利比亚负责人就巴勒斯坦革命目前、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取得胜利之后所处的阶段进行会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在莫斯科开设办事处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十一月三十日电】一位巴勒斯坦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任命了一个驻苏联的代表，他不久将在莫斯科开设一个办事处。

这位人士不愿意再具体多谈，他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本周早些时候曾同苏联领导人讨论过这件事。

报美

美埃和睦关系出现了裂痕

特勤说苏同意向埃供应核反应堆是损害美国而同开罗恢复关系的步骤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一月二十三日刊登亨利·坦纳自开罗专发该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美埃和睦关系出现了裂痕》。开罗对基辛格的策略表示冷淡，摘要如下：

在基辛格于华盛顿和开罗之间开始建立热切关系一年之后，这种关系已出现了严重紧张的迹象，这里的大部分西方外交官认为这种关系将不能持续到冬天。

埃及官员私下承认，他们通过基辛格调解来解决中东问题已失去希望。甚至关于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再次撤军的期望——两周前基辛格在这里期间人们仍抱有这种期望——也几乎消失了。

结果是，埃及人正在慢慢地、但肯定地同阿拉伯其他国家的心情一致起来。他们已不再依赖华盛顿，并再次指望得到莫斯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基本支持，并指望得到阿拉伯产油国在财政上的支持。

预料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反映在报纸的社论越来越激烈地指责美国“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压力”——在不久的将来将随着萨达特总统手下的主要官员的变动而变得更加明显。

一直有消息说《金字塔报》前主编海卡尔将重新回到决策人和总统顾问的要职，也许同时恢复《金字塔报》董事长的职务。

海卡尔是在今年二月一再撰文说埃及不应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调解活动上之后被解除职务的。他说，基辛格是一个不完全诚实的谈判者，埋头研究光谈判而不放弃任何东西的艺术。海卡尔还写道，由于华盛顿对以色列承担了基本义务，由于国会和五角大楼的决策人的亲以色列的偏见，因此基辛格的手脚是受束缚的。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海卡尔在过去两周中同萨达特总统进行了五六次以上的会谈。

据埃及人士说，在基辛格开始调解活动一年之后，法赫米到达莫斯科访问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他说的头几句话是直率的。

据这种说法，勃列日涅夫问道“你还以为美国人会帮助你们收复你们的领土吗？我打赌，除非苏联参加会谈，否则在你在世期间或我在世期间以色列不会再后撤十公里。现在我们去会谈吧”。

在会谈开始后立即宣布勃列日涅夫将在一月份访问开罗。这种过早的宣布表明，俄国人在法赫米到达之前就已决定进行这次访问。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萨达特总统原定在本月对华盛顿的访问已推迟了。有人说新日期是在一月底，在勃列日涅夫访问开罗之后，但是这里越来越怀疑萨达特究竟是否会去华盛顿。

此间大部分西方外交官相信，只有以色列在西奈再次撤军后萨达特才能去美国。

【合众国际社伦敦十二月二日电】（记者：特勒）苏联已正式同意向埃及供应一个核反应堆，这是一个损害美国而同开罗恢复密切关系的步骤。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去年曾表示愿意向埃及和以色列都提供和平用途的反应堆，但是由于这个表示所引起的争论，这件事看来已搁置起来。

中东专家们认为，苏联的这项许诺以及莫斯科答应要在埃及兴办的其他一些工程是苏联有意采取的行动，旨在为恢复俄埃关系铺平道路。他们说，在勃列日涅夫一月中旬访问开罗同萨达特总统会谈时将要办这件事。

埃及曾对尼克松的建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美埃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由于遭到华盛顿国会人士的反对，尼克松的建议是否可行这一点被划上了问号。

美国国会的反对派提出了要求，主张对这种反应堆规定一些影响深远的保障办法和实行国际监督。于是埃及感到失望并且怀疑尼克松的建议是否最终会实现。俄国很快地钻了这个空子。

阿拉法特访问南斯拉夫后到利比亚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十二月三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脑亚西尔·阿拉法特昨天在这里说，巴勒斯坦人之间、巴勒斯坦人同一些友好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之间，正在加紧讨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流亡政府的问题。

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各级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就这个问题同阿拉伯

世界和国际上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但他不愿说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成立这一政府。

阿拉法特说：“当我们发现条件有利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政府时，我们将采取这一步骤。”

阿拉法特十一月三十日从莫斯科抵达这里。

他说他在莫斯科和这里进行的会谈是“非常成功、非常有益的”。

南斯拉夫支持巴勒斯坦人自决和建立国家体制的权利，但这里的官员们强调，保证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所有国家的安全，对于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是重要的。

苏联政府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阿拉法特要求废除以色列，建立一个非宗教的阿拉伯犹太国来代替它。阿拉法特不愿回答他同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的观点是否可能有分歧这一问题。

阿拉法特今天在结束他对南斯拉夫的四天访问的时候会晤了铁托总统。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十二月三日电】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今

国到另到命
于达的苏指
进六黎外黎
行月波一个
谈份里一个
判黎黎黎
对波波波
的里里里
协一电台
议包说
中括
规十
定人
的苏
两联
国农
农业
作代
作表
问团
两并
国将
农就
业两
合天
作问

武了
装苏
部联
队国
参防
谋部
长副
阿部
卜长
杜兼
勒参
贾谋
巴长
尔维
今克
下托
午库
会利
见科
夫
了
苏
联
国
防
部
副
部
长
兼
参
谋
长
维
克
托
夫
今
天
到
达
巴
格
达
作
为
时
五
天
的
正
式
访
问
他
在
一
项
声
明
中
说
这
次
访
问
是
从
伊
拉
克
和
苏
联
两
国
和
两
国
军
队
的
合
作
关
系
出
发
的

苏国防部副部长到伊拉克活动

贾卢德最近收到柯西金的两封信

【中东社的黎波里十二月三日电】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总理贾卢德在过去几天内收到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是重要的。

另外，一个包括十人的苏联农业代表团今天到达的黎波里对利比亚进行几天访问，并将就两国农业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文章

《比利时有孔夫子吗?》

【本刊讯】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光明与被剥削者》最近以《比利时有孔夫子吗?》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开展一场伟大的群众斗争来反对孔夫子及其门徒林彪的反动思想。

一位读者对我们说:“我对此一点不了解。无论如何,这只是同中国人有关的事情。我们甚至一点也看不到比利时有孔夫子。”

这是错误的。它是与我们有关的。批孔夫子—林彪的斗争是一场不可调和的反对反动思想的斗争。在任何一个新社会里,都继续存在着——有时是很长时间地存在着——旧社会的因素。例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是向上的、革命的,它在西欧进行了一场极为艰巨的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曾经是激进地反对神圣和反对宗教的。

但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仍是一个阶级社会、一个更大量剥削的社会,资本家阶级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需要散布一种反动思想。它就同教会、同宗教重新和解,宗教和教会就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批判孔夫子和林彪

的思想,根除这种思想,这是为了使中国保持红色和走向共产主义所必须要做的事。就凭这一点,这个斗争也是与我们有关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革命的堡垒;她的建设和胜利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

从孔夫子到天主教堂孔夫子的训条和基督教的训条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字句上都很相象,有时竟完全一样。既然基督教的思想是和孔夫子的思想都是维护人剥削人的制度的,那么,谁还会对此感到奇怪呢!

巴格曼说中国做到了粮食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德新社北京十一月十九日电】(记者:巴格曼) 人民中国关于一个国家若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粮食,就不能指望实现民族独立这一基本理论,在罗马刚刚结束的世界粮食会议上再次造成了头条新闻。

这一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致据一些观察员说,它是北京为其第三世界朋友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

中国确实能够证明它所宣扬的理论:

中国已做到使粮食产量同人口增长率严格保持一致。二十五年

此外,我们还看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落后的风俗习惯、反对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和反对宗教的斗争。在本质上,这是一场类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孔夫子和林彪的反动思想的斗争。

有些人会说,阿尔巴尼亚和中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我们则不是;这样的问题在比利时还谈不到。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

百分之六十,从五亿增长到了八亿。

中国甚至做到了使其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把其粮食产量从二十五年前的—亿一千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二亿五千多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用更加具体的话来说就是:今天,中国每个人的口粮比一九四九年多了一百公斤。

访问过中国的外宾可以证明:中国庄稼的收获情况已不再依赖于天气,长江以北的农民不再担心干旱,中国这条最大的河流以南的农民也不再担心水灾。

数百万工人齐心协

力,在农田上纵横交错地修建灌溉系统和在需要的地方修建排水系统,这些排灌系统长达数万公里。

毛泽东同志就展开了反对孔夫子的斗争,揭露他的反动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就进行了反对宗教的毫不留情的战斗,他们揭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在工人阶级中是否还有影响 比利时的无产者由于进行了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基本摆脱了宗教活动。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国家供养着许多牧师和修道士;靠国家经费开支的“私立”学校(从幼儿园直到大学)拥有近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和大学生;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报纸(占比利时整个报界的一半以上);天主教工会集中了至少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会劳动者。这都是屈服于旧秩序和阶级合作的反动思想的工具。

这样说是公允的:中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二十五年后,已消灭了饥饿。

过去三年中,中国进口了价值约二十亿美元的粮食,特别是小麦。

在同一时期中,中国出口了大约同样数量的大米。根据目前的情况,世界市场上流行的大米价格是小麦价格的三倍——三吨进口小麦相当于一吨中国大米。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一月十五日刊登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总书记、众议院第一副议长卡洛斯·卡纳切·马塔访华后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说:

到过中国的访客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为解决八亿人吃饭问题这一了不起的成就做出了何等努力。粮食问题是地球上四十亿居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据在罗马举行的、有一百四十九国出席的粮食会议上说,当前不下五亿人有饿死的危险。在今后二十五年内,那怕粮食产量翻一番,也仅能满足由于世界人口增长而提出的额外需求,而改变不了联合国主办的这次会议上分析和担心的形势。

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游荡着饥饿的幽灵,现在引起了这类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人员注意。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斯特林·沃特曼率领的一个美国小组,按照两国间签订的专家交流计划,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三日访问了中国。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所谓的“绿色革命”之父、一九七〇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博士。这些研究人员在其报告中说,“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能力对付今后的粮食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取得农业成就的原因是“实行了大规模的排灌和治洪计划,辅以农村电力化、建筑公路和桥梁、供应无机肥料和保持稳定价格的产品市场管理”。中国实行人口计划政策,因为每年人口增长率保持百分之二,就需要每年增产五百万吨谷物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中国领导人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一些条条框框,作为政府和人民群众行动的普遍规定和准则。“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在讲话中或在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指示中提出的行动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即同时注意和发展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现代的生产方法和初级的生产方法,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国建设新经济,依据“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政策,这说明了震动世界的通货膨胀危机为什么没有影响那个国家。所有这些话都包括在毛泽东教导中国人民的理论汇编中。对这位革命的最高领袖的赞颂,达到了令西方世界观察家难以置信的程度。人们以提到一种最后定论的崇敬心情援引他的思想。

到他居住的旅馆房间里,重述他反对同北京接近的意见,一直谈到深夜。阿格纽的这次谈话本来是讲定不发表的,可是没参加那次谈话的几个记者把内容给捅出去了。听说总统知道后“暴跳如雷”!

四月十日,九个乒乓球运动员、四个乒协人员、两个家属和最后一刻才得到签证的三个记者走过了香港通向中国的罗湖桥。他们是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以来踏上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第一个美国正式的代表团。

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料到中国方面那么快就着手打开同美国的关系,但他们试图保持事态发展的势头。白宫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一年的禁运,对愿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币管制以便使中国能用美元支付进口物资,准许美国各石油公司对进出中国的船只和飞机出售燃料,以及准许挂外国旗的美国船只停靠中国港口。

在这以后的两个星期里,尼克松又连续发出许多信号,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和解。四月二十一日,他对率领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归来的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保证,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的计划,他“一定给予合作”。

(五)

委内瑞拉众院副议长卡纳切切谈访华观感

决定派基辛格去中国

一九七一年早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迦汗·希拉里来到白宫,把一封手写的简信交给基辛格。这封信代表着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基辛格一看表,是七点一刻,想立即报告总统,但总统那时正在宴会厅里款待客人。基辛格叫了一个副官,要他请尼克松事毕马上找他。基辛格叮嘱副官:“别让总统回去睡觉,我有要事找他。”

总统送别了最后一个客人,便来到林肯厅同基辛格碰头。来信显然是很重要的。两人一直谈到后半夜。尼克松沉思着说:“看样子他们是想来一次最高级会晤。”

谁去北京呢?当晚未对这个微妙问题作出决定。

尼克松决定派基辛格去。他说:“我反复考虑过了,还是派你去走一趟。”

基辛格很高兴。他后来开玩笑说:“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识啊!他派我一人去。到那时没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

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是抓外交的,他们都不信任官僚机构。于是他们悄悄地进行部署,使美国人民逐步对行将到来的历史性突破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又不泄露天机。倒是中国人自己戏

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突破对华关系》

剧性地把这件事捅出来了。

四月六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中国的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的友谊,但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请示华盛顿,美国球队的护照去中国行吗?马上就得到答复:行!

当天晚上,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他让基辛格概述对华新政策。但除国务卿罗杰斯之外,他没有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关于中国的秘密邀请和美国拟如何答复。尼克松根据“只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的原则,决定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积极赞成总统对中国采取主动的做法,阿格纽副总统则批评这种做法。他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的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几天以后,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他邀请九个记者

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文章

《比利时有孔夫子吗?》

【本刊讯】比利时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光明与被剥削者》最近以《比利时有孔夫子吗?》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开展一场伟大的群众斗争来反对孔夫子及其门徒林彪的反动思想。

一位读者对我们说:“我对此一点不了解。无论如何,这只是同中国人有关的事情。我们甚至一点也看不到比利时有孔夫子。”

这是错误的。它是与我们有关的。批孔夫子—林彪的斗争是一场不可调和的反对反动思想的斗争。在任何一个新社会里,都继续存在着——有时是很长时间地存在着——旧社会的因素。例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是向上的、革命的,它在西欧进行了一场极为艰巨的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曾经是激进地反对神圣和反对宗教的。

但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仍是一个阶级社会、一个更大量剥削的社会,资本家阶级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需要散布一种反动思想。它就同教会、同宗教重新和解,宗教和教会就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批判孔夫子和林彪

的思想,根除这种思想,这是为了使中国保持红色和走向共产主义所必须要做的事。就凭这一点,这个斗争也是与我们有关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革命的堡垒;她的建设和胜利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

从孔夫子到天主教堂孔夫子的训条和基督教的训条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字句上都很相象,有时竟完全一样。既然基督教的思想是和孔夫子的思想都是维护人剥削人的制度的,那么,谁还会对此感到奇怪呢!

巴格曼说中国做到了粮食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德新社北京十一月十九日电】(记者:巴格曼) 人民中国关于一个国家若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粮食,就不能指望实现民族独立这一基本理论,在罗马刚刚结束的世界粮食会议上再次造成了头条新闻。

这一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以致据一些观察员说,它是北京为其第三世界朋友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

中国确实能够证明它所宣扬的理论:

中国已做到使粮食产量同人口增长率严格保持一致。二十五年

此外,我们还看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落后的风俗习惯、反对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和反对宗教的斗争。在本质上,这是一场类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孔夫子和林彪的反动思想的斗争。

有些人会说,阿尔巴尼亚和中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我们则不是;这样的问题在比利时还谈不到。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

百分之六十,从五亿增长到了八亿。

中国甚至做到了使其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把其粮食产量从二十五年前的—亿一千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二亿五千多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用更加具体的话来说就是:今天,中国每个人的口粮比一九四九年多了一百公斤。

访问过中国的外宾可以证明:中国庄稼的收获情况已不再依赖于天气,长江以北的农民不再担心干旱,中国这条最大的河流以南的农民也不再担心水灾。

数百万工人齐心协

力,在农田上纵横交错地修建灌溉系统和在需要的地方修建排水系统,这些排灌系统长达数万公里。

毛泽东同志就展开了反对孔夫子的斗争,揭露他的反动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就进行了反对宗教的毫不留情的战斗,他们揭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在工人阶级中是否还有影响 比利时的无产者由于进行了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基本摆脱了宗教活动。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国家供养着许多牧师和修道士;靠国家经费开支的“私立”学校(从幼儿园直到大学)拥有近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和大学生;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报纸(占比利时整个报界的一半以上);天主教工会集中了至少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会劳动者。这都是屈服于旧秩序和阶级合作的反动思想的工具。

这样说是公允的:中国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二十五年后,已消灭了饥饿。

过去三年中,中国进口了价值约二十亿美元的粮食,特别是小麦。

在同一时期中,中国出口了大约同样数量的大米。根据目前的情况,世界市场上流行的大米价格是小麦价格的三倍——三吨进口小麦相当于一吨中国大米。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一月十五日刊登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总书记、众议院第一副议长卡洛斯·卡纳切·马塔访华后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说:

到过中国的访客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为解决八亿人吃饭问题这一了不起的成就做出了何等努力。粮食问题是地球上四十亿居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据在罗马举行的、有一百四十九国出席的粮食会议上说,当前不下五亿人有饿死的危险。在今后二十五年内,那怕粮食产量翻一番,也仅能满足由于世界人口增长而提出的额外需求,而改变不了联合国主办的这次会议上分析和担心的形势。

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游荡着饥饿的幽灵,现在引起了这类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人员注意。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主席斯特林·沃特曼率领的一个美国小组,按照两国间签订的专家交流计划,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三日访问了中国。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所谓的“绿色革命”之父、一九七〇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诺曼·博洛格博士。这些研究人员在其报告中说,“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能力对付今后的粮食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取得农业成就的原因是“实行了大规模的排灌和治洪计划,辅以农村电力化、建筑公路和桥梁、供应无机肥料和保持稳定价格的产品市场管理”。中国实行人口计划政策,因为每年人口增长率保持百分之二,就需要每年增产五百万吨谷物来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中国领导人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一些条条框框,作为政府和人民群众行动的普遍规定和准则。“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在讲话中或在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指示中提出的行动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即同时注意和发展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现代的生产方法和初级的生产方法,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国建设新经济,依据“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政策,这说明了震动世界的通货膨胀危机为什么没有影响那个国家。所有这些话都包括在毛泽东教导中国人民的理论汇编中。对这位革命的最高领袖的赞颂,达到了令西方世界观察家难以置信的程度。人们以提到一种最后定论的崇敬心情援引他的思想。

到他居住的旅馆房间里,重述他反对同北京接近的意见,一直谈到深夜。阿格纽的这次谈话本来是讲定不发表的,可是没参加那次谈话的几个记者把内容给捅出去了。听说总统知道后“暴跳如雷”!

四月十日,九个乒乓球运动员、四个乒协人员、两个家属和最后一刻才得到签证的三个记者走过了香港通向中国的罗湖桥。他们是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以来踏上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第一个美国正式的代表团。

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料到中国方面那么快就着手打开同美国的关系,但他们试图保持事态发展的势头。白宫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一年的禁运,对愿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币管制以便使中国能用美元支付进口物资,准许美国各石油公司对进出中国的船只和飞机出售燃料,以及准许挂外国旗的美国船只停靠中国港口。

在这以后的两个星期里,尼克松又连续发出许多信号,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和解。四月二十一日,他对率领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归来的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保证,对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的计划,他“一定给予合作”。

(五)

委内瑞拉众院副议长卡纳切切谈访华观感

决定派基辛格去中国

一九七一年早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迦汗·希拉里来到白宫,把一封手写的简信交给基辛格。这封信代表着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基辛格一看表,是七点一刻,想立即报告总统,但总统那时正在宴会厅里款待客人。基辛格叫了一个副官,要他请尼克松事毕马上找他。基辛格叮嘱副官:“别让总统回去睡觉,我有要事找他。”

总统送别了最后一个客人,便来到林肯厅同基辛格碰头。来信显然是很重要的。两人一直谈到后半夜。尼克松沉思着说:“看样子他们是想来一次最高级会晤。”

谁去北京呢?当晚未对这个微妙问题作出决定。

尼克松决定派基辛格去。他说:“我反复考虑过了,还是派你去走一趟。”

基辛格很高兴。他后来开玩笑说:“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识啊!他派我一人去。到那时没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

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是抓外交的,他们都不信任官僚机构。于是他们悄悄地进行部署,使美国人民逐步对行将到来的历史性突破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又不泄露天机。倒是中国人自己戏

卡尔布兄弟合著的《基辛格》一书中的第九章

《突破对华关系》

剧性地把这件事捅出来了。

四月六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赛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中国的邀请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的友谊,但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请示华盛顿,美国球队的护照去中国行吗?马上就得到答复:行!

当天晚上,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他让基辛格概述对华新政策。但除国务卿罗杰斯之外,他没有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关于中国的秘密邀请和美国拟如何答复。尼克松根据“只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的原则,决定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积极赞成总统对中国采取主动的做法,阿格纽副总统则批评这种做法。他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的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几天以后,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他邀请九个记者